

校
資治通鑑

四十一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41

45

50

55

6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十七

起居注作噩盡上
章闕茂凡二年

安皇帝庚

義熙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

超獻太樂伎于秦故
歎其不備朝直遙翻議掠晉人以補伎

伎渠
綺翻領軍將軍韓諱曰

丁諱
度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

中山陷慕容德奔鄴保滑臺既而復
失滑臺乃東取齊地而據之事並見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

史言慕容超懷諫致
寇而亡伺相吏翻以廣讐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辛卯大赦庚戌以劉毅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

010190607823

1821-41

士好呼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吳郡張邵。不往。或問

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領揚州。故稱之爲主公。秦王興遣

其弟平北將軍冲。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

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

以滅口。秦王興遣使冊拜譙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

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

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帝置宿豫郡及宿豫縣。唐代宗諱豫。改爲宿遷縣。屬徐州。宋白曰。宿豫城在下邳東。

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爲侍中。尚書。領

左衛將軍。專總朝政。朝直遙翻。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

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桂林王鎮

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頓讀曰鈍。爲國結怨。爲子僞翻。何功而封。超怒。

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詔事五樓。漢尚書有令史十八人。後增爲二十一人。其後員數愈增。置都令史以總

之比歲。屢遷官。至左丞。比。毗也。至。到也。漢書比年頻年也。國人爲之語曰。

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

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熾

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

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彭奚念據枹罕。枹音膚。遣

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乾歸爲秦所留。見上卷三年。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

據萬年。作亂。秦王興在平涼。秦太子泓遣鎮軍將軍彭白狼。帥東

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帥讀曰

亮。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

矜誕。自爲功乎。姚泓優游文義。自儒者觀之。似得子道。然非撥亂才也。秦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

姚冲之謀。謂欲還襲長安也。賜冲死。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

以爲不可。遙翻。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二

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昶中軍將軍留府事也。昶丑兩翻。監古銜翻。謝裕

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為臨澧令。

武帝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隋唐併入澧州。澧陽縣澧音禮。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關讀曰彎。而有

謀畧。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

亂翻。喜許記。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亮翻。鎮惡信

然。即以爲中軍參軍。恒山崩。恒戶登翻。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

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度堅山乞伏之先司繁所居也。

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

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

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嘔血相踵也。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寢

劇。躁則到翻。又災異數見。見賢通翻。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

珪憂懣不安。懣音悶。又音滿。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

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計

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氣一出。或步

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

之。史言魏主珪死期將至。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

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爲希少。爲于爲翻。少詩沼翻。珪亦知之。

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治直是翻。是時羣臣畏

罪。多不敢求親近。近其斬翻。唯著作郎崔浩。恭勸不懈。或終日不歸。

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詔諛。故宏父子獨不

被譴。解居隘翻。忤五故翻。被皮義翻。夏王勃勃率騎二萬攻秦。騎奇寄翻。掠取平涼

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魏收地形志。平涼城在漢安定縣陰界。唐爲原州之地。依力川又當在其東南。

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帥讀曰率。五月。至下邳。留船艦

輜重。輜戶黯翻。重直用翻。步進至琅邪。所過皆飾城。留兵守之。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

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水經注。沐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

魏收志。齊郡盤陽縣有大峴山。五代志。臨朐縣有大峴山。杜佑曰。大峴在沂州沂水縣北。塞悉則關。峴戶典翻。或堅壁清野。大軍深

入。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必克。

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

合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

過進據臨朐。魏收志曰。臨朐即漢之胸縣也。屬東海郡。晉曰。臨朐屬東莞郡。宋白曰。因臨朐山而名。胸音劬。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

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在然後徐簡精

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

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父之山。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

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芟所銜使敵無所資。彼

僞軍無食。僞渠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

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

自克。客主執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執不能久。吾據五州

之地。南燕以并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擁富庶之民。

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

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蹂人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

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

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丁度曰。諱主上既不

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

矣。劉璋事見六十七卷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

身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下戶乃攝莒梁父

二戍。父音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

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謂已得過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謂燕人不

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莞音超先遣公孫五樓

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朐音聞晉兵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載有
等字

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巨蔑水國語謂之具水袁

宏謂之巨昧水水經謂之巨洋水水出朱虛縣太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上下沿水悉是劉裕伐廣固營壘所在前鋒孟龍符與

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乘繩證方軌徐進與

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日向晨也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

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間古覓翻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三年裕遣藩及諮議參軍

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向式亮翻超大驚單騎就

段暉於城南超自臨朐城中出城南就暉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段暉

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

二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晉志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璽斯氏翻裕乘勝逐北至廣

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

穿塹三重高古號翻重直龍翻塹七飽翻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

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

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

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還從宣翻羣

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謂秦內有赫連之患也喪息浪翻恐不暇分

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

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

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樂浪音洛琅晉兵乘勝氣執百倍我以

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

分據中原執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

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事見上卷二年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

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於淮南北青冀二州於齊地南燕尚書

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垣氏子

為南國邊將著功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五

錢大昕云南齊立南青冀二州於齊地

一本注有下力

宋書武帝紀

字重二

故立北
州以別
於南
之南
晉志
誤者
武紀
拿作
垣護
傳同

下相以
衍四字

異本信
作使

異本殺
上有字

前書
載記
作三
從後
載記

異本
秦及
夏後

思吏翻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

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杜預曰。樓車。使周城

呼曰。故呼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

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

至。董卓之入洛。計亦出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

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

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好呼今晉攻之急。秦已遣

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

汝姚興。使疏吏翻下同。語。牛倨翻。下相語同。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

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

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尤怪也。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

此宜善詳。善謂善爲之辭。詳謂審諦也。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

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

機。非卿所解。解戶買。翻曉也。故不相語耳。語牛。倨翻。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

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

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復扶。又翻。大赦。改元更始。更工。舒翻。公卿以下

皆復本位。乾歸降。公卿將帥爲僚佐偏。碑。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

逃去。魏主珪盡殺之。初。魏太尉穆崇。與衛王儀。伏甲謀弑魏

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祕而不聞。及珪有疾。殺大臣。儀自疑

而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封融詣劉裕降。封融。奔魏。見上卷。二年。魏殺慕容氏。

故融歸裕。降戶江翻。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

勃。至貳城。貳城。貳縣城也。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

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騎奇。寄翻。右僕射韋華曰。若鑿

與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

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爲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力戰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藏記
事本末

南燕
有記
天作
其字
下平
一本
下翻
同二

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

魏收地形志。原州長城郡有黃石縣。五代志。西魏改黃石為長城。隋開皇初。廢。

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初興遣衛將軍

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

日率騎奇寄翻

及為勃勃所敗。

敗補

追強兵。還長安。

韓範歎曰。天滅燕矣。

說韓

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

降戶

因說裕曰。

說韓

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

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

散悉

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

勸範犇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

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

遂降於裕。

漢李陵降匈奴。霍光上官桀使其故人任立政招之。使歸。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

裕將範循城。城中。

人情離沮。

沮在呂翻

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

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

宏奔魏見上卷三年

張綱為。

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

縣讀曰懸

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皇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熾昌

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鎮枹

罕。

枹音

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

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

遺於牀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

妻七

辭曰。凡娶妻。

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

周姬姓也。故王女謂之王姬。後世因而稱之。凡王者之女。

皆謂之王姬

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

易家人之六二曰。在中饋。

言以陰應陽。居中得正。盡婦人之義。職乎中饋。巽順而已。饋食也。

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

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民部郎。

魏尚書郎有民曹。晉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後。省右民。

郎有左民郎。民部郎至是始見于通鑑。強其兩翻。

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

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

畜吁

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

衛。

離桃皆姓也。班仁其名。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監本
北齊書
作觀記
光毛本

二趙
魏史
記云
官書
後魏
宮傳
故子
將產
武其
皆賜
故其
舊法
元本
然立
則殺
先之
母例
自道
魏檢
始無
武以
實此
例而
何故
亦同
誤北
紀太
作故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願無厭

厭於

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帟而入。

與帟

紙同通

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弑之。

高雲以勇力發身。叨居君位。自謂非壯士。以爲翼衛。不足以防其身。豈知小人之難養也。是以古之綴衣虎賁。左右攜僕。必用吉士。其慮患誠深遠也。雲得燕見。上卷三年。

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執何

所至。請爲公斬之。

爲于

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

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

天王位於昌黎。

載記。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氏焉。

大赦。詔曰。陳

氏代姜。不改齊國。

周師尙父始封于齊。姜姓也。戰國時齊太公田和。陳敬仲之後也。篡姜氏之後。而取其國。仍號曰齊。

宜即

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爲太后。立

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

尚書事。孫護爲尚書令。張興爲左僕射。汲郡公弘爲右僕射。廣

川公萬泥爲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爲并青二州牧。素弗。少

豪俠放蕩。

少詩。昭顯。俠戶。類。翻。翻。翻。翻。

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

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

好呼

謙恭儉約。以身帥下。

帥。帥。帥。帥。

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溫公作通鑑。雖相小國者。苟有片善。必因舊史而表章之。以言爲輔之難。

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爲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

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

母后豫政。外家爲亂也。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

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

人。

蜀本作

爲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

還舍。日夜號泣。

勝音升。號戶高翻。

珪知而復召之。

復扶

左右曰。上怒

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於外。惟帳

下代人車路頭。

車焜氏拓跋氏之疏屬也。至後魏孝文改爲車氏。

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

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

珪父寔。魏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子也。先昭成而薨。追諡獻明皇

帝。賀太后

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

左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此語類之。

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

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齊紀三十七

一八

御覽
魏書
後魏
親部
引故

魏書
武王
有傳
無字
陸人
本同

烈當
作

無有
傳而
字下

以爲樂

狠戶聖翻好呼
到翻樂音洛

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

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戊辰。珪譴責賀夫人。

譴去

囚。將

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

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

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

呼火

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弑

之。

故翻

己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

詔。集百官於端門前。

宮門正南

北面立。

斷句

紹從門扉間

扉門

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衆愕然失色。莫有對者。

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

長知

衆乃知。官車晏駕。而不測其

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

魏之克燕。儀有功焉。是年八月

死。於是朝野恟恟。人懷異志。

朝直遙翻
恟許拱翻

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

陽城北。

安陽城。即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魏收地志。永熙中。置高柳郡。治安陽。

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

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

不受。

史言崔宏有識

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晝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

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

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郎叔孫俊。

拓跋氏起于代北。俗尚獵。故置獵郎。以豪望子

弟有材勇者爲之。亦漢期門郎。羽林郎之類也。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置散騎郎。獵郎。諸省令史。省事典。獵等。後魏孝文。以獻帝叔父之後。乙旃氏。爲叔孫氏。與宗

室疏屬拓跋磨渾。

磨渾。元城侯。屈之子也。

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

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即執帳下。詣嗣。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

兒。爲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

爲子

夜。告安遠將軍安同等。衆聞

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衛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

母賀氏。并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爲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

輿者。群臣齎食之。

乘繩

壬申。嗣即皇帝位。

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嗣字木末。

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預

朝政者。悉召用之。

遙翻

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

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三兄之。後爲達奚氏。尋又改爲奚氏。

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北

魏書李
先傳
下有
右字

太宗
無目
案一
閏十
乙酉
丁亥
日也

案如
注非
民當
飲爲
作本
燕作
作燕
作燕

魏書
伯書
正行
道而
字下
倒權

車門右臣子至宮門皆下車而入故謂之止車門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什翼犍爲代王以鳳爲左長史犍居言翻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魏謂尚書都省爲尚書都坐都坐大官蓋尚書長官也坐但臥翻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爲散騎常侍叔孫俊爲衛將軍散悉賣翻拓跋磨渾爲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爲先帝所親信者爲誰。王洛兒言李先先慕容永之謀主也永滅徙中山魏伐燕先歸魏道武親信之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爲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爲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爲安東將軍常宿於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虔之子也拓跋虔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朱提音銖時有罪自疑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七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七首聖昌列翻索山遂殺之。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降戶江下同超手殺之。柔然侵魏。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朝羣臣於城上朝直遙翻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諱竹角翻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邪爲子僞翻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誥勸超降超怒囚之誥諫臻翻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樂音以郡縣豪右多爲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洛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長知兩翻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入公議之曰朕欲爲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爲盜不罪而赦之是爲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爲兩不能去兩不能去言先不能去誅後又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嗣從之。二月癸未朔。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

向皆平。史言魏有謀臣。所以靖亂。碑丁奚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

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

相繼。降戶江翻。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說輸萬翻。今天助寇為虐。

戰士凋瘁。瘁秦醉翻。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

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

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啣璧而生。丁亥。劉裕悉眾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曆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為往亡日。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

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

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數所具翻。降戶江翻。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

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敬宣先嘗奔燕。故超以母託之。夫孝莫大於寧親。超以足聲伎。由是致寇。至於母子並為俘虜。乃更欲以託劉敬宣。何庸淺也。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

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

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偽于偽翻。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

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

矣。湯征諸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曰俟我后。后来其蘇。裕改容謝之。然猶斬

王公以下三千人。沒人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國號南燕。二主十三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驚。虎噬中原。劉裕

始以王師。翦平東夏。鷺音務。夏戶雅翻。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

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

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荷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

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

番禺。番禺音潘患。說循曰。本住嶺外。說輸萬翻。交廣之地。在五嶺之外。豈以理極於

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

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何劉謂何無忌。劉毅也。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

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

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璽音斯氏。翻。將音即。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雖

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復音扶。今日之機。萬不可失。

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

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元興三年。循使道覆攻陷始興。因使守之。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

奪其計。乃從之。樂音洛。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南康山。南康縣

之山也。吳立安南縣於漢豫章梅嶺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南康。所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南康山即大庾諸山。皆在今南安軍界。至始興。賤賣

之。自南康西至始興。四百里。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

裝艦。艦戶。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

諸守相。皆委任奔走。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道覆順流而下。順讀石之。舟械

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

司雍。雍。用。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

青州舊督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平昌高密八郡。而所封融為勃海太守。謂燕郡者。蓋南燕於廣固置燕都尹。而今改為燕郡太守耳。封融為勃海太守。

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祇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

融謀反。皆殺之。二人燕之舊臣。穆之恐其為變。故殺之。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

陽引兵拒盧循。諡法。危身奉上也。忠剛德克就曰肅。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

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執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水。鎮

出漢豫章南壘縣。尋都山。漢南壘晉南康之地也。鎮水至南昌縣歷南塘。南塘在徐孺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注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廻折。至南塘。本通潁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潁。兼遏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兵無所用。可以堅守。而待其敝。彼必不

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

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眾

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始興溪。子謂徐

道覆所統。始興兵也。詩云。無拳無勇。毛傳曰。拳力也。將即亮翻。易以鼓翻。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

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夏無胡記
秦此從西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亦翻而

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

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

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

無忌辭色無撓。撓奴教翻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

輿北走。就劉裕。朝直遙翻既而知賊未至。乃止。西秦王乾歸

攻秦金城郡。拔之。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

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

魏收地志。數城郡有定陽。阮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

各將數千戶內徙。將即亮翻興處之湟山及陳倉。據載記湟山澤名處昌呂翻勃勃

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省晉分屬略陽郡元豐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有

白石堡。越七喻翻畧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

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南涼王儁

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張天錫分張掖置臨

戶而去。松郡五代志甘肅張掖縣後周併臨松入焉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

大敗而歸。復扶又翻是月。儁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將即亮翻戰于窮

泉。儁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

誅。皆驚潰。王鍾誅見上卷四年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夏戶雅翻降儁檀

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何承天姓苑敬姓黃帝孫敬康之後

風俗通陳敬仲之後質音致蒙遜許之。歸至胡阮。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

其眾八千餘戶而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石驢山在

姑臧西南長寧川西北屬晉昌郡界張寔討曹社於晉昌自姑臧西踰石驢據長寧折而設關掘其月翻

嶺南為奇鎮所據。乃遷于樂都。樂音洛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

儁檀纔出城。魏安人侯湛等。晉書載記作焦湛王侯等湛氏王翻閉門作亂。收合三

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湛自稱涼州刺

史。降于蒙遜。儁檀自據姑臧之後與四鄰交兵所遇輒敗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樂都矣詩曰毋田甫田維秀驕驕我思遠人勞心忉忉正謂此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也。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重直用翻自帥精銳步歸。帥讀曰率至山

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卷讀曰捲與數十人至

淮上。李延壽南史作江上。當從之。蓋裕至山陽則已渡淮也。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

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

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溺奴狄翻即命登舟。舟

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

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綬音受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

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青州兗州并州時皆僑在江淮間將即亮翻

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從才用翻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

既瘳。將行。劉裕遣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孫泰以左道惑眾。孫恩盧循皆其黨也。故謂之妖賊。

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

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邪。投

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鎮姑孰。帥讀曰率。循之初入寇也。使

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湘中諸郡漢長沙零桂之地。荊州刺史劉

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

將至。馳使報循曰。使疏吏翻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

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

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弃船。以數百人步

走。餘眾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重直用翻初循至尋陽。聞裕已

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審者悉其實也。問音問也。與其黨相視失色。循

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二州謂荊江也。道覆謂宜乘

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

之。同京口赴義之科。裕起兵於京口。以討桓玄。赴義之人。酬賞重於當時。發民治石頭城。治直

之。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

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沮在呂翻今聚眾石頭。隨宜應

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少詩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

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許恟

拱翻創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二鎮謂江豫也戰士十餘萬

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高古號翻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

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時江西江北皆無城池可倚昶長民欲奉天子過江不過東走廣陵西據歷陽

耳昶丑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

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

昶等以為不然驤思將翻虞丘複姓史記楚相有虞丘子折之舌翻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

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魏尚書曹有中兵郎諸公府征鎮亦因而置中兵參軍新建大

功謂滅燕也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執

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

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

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

月耳今兵士雖少少詩沼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

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

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恚於且

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申重死復何晚復扶昶

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眾並不同唯臣贊

裕行計事見上年致使彊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問古謹引

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乙丑盧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中

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劉裕

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

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

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

恐耳復扶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

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量音若迴泊西岸西岸即蔡州此成禽耳徐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書武
於魏書
自魏書
作紀書
下無紀
御傳無
部引無
史同無
三自無
並從無
御傳無
作不無
字主無

異本
作苦
書同
傳同

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上時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

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執言之自當

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乾音既非必克之道且

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

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爲于

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

洲乃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今建康府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

結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

三壘查浦在大江南岸近秦淮口藥園蓋種芍藥之所廷尉寺舍皆以兵守

之劉毅經涉蠻晉西陽上下羣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僅能自免從者

飢疲死亡什七八從才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

留事知都督中外諸毅乞自貶詔降爲後將軍魏長孫嵩至

漠北而還還從宣翻又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

然柔然可汗社輪聞之遁走道死輪盧其子度拔尙幼部衆立

社輪弟斛律號藹豆蓋可汗可讀從丹入嗣引兵還參合陂盧

循伏兵南岸南岸即秦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音悉衆自白石

步上上時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斷丁管

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

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沈穆夫吳興武康人隆安三年孫恩寇會

恩爲劉牢之所破并殺穆夫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

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挑徒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

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

淮北秦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

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丹陽郡丹陽尹治裕帥諸軍馳還石

頭帥讀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南塘秦淮南岸六

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中

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劉裕為車騎將軍。以劉敬宣征

騎中軍二府共一司馬。庾準。庾亮之孫也。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璠字。秦王興

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

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興以國璠為揚

州刺史。叔道為交州刺史。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

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

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

將五千人。據南陵。南陵在宣城郡。宣城縣西。梁置南陵郡。及南陵縣。蓋漢丹陽郡

馬。故使崇民守之。以固彭蠡湖口。宋白曰。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

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

眾追循。帥讀。乙丑。魏主嗣。還平城。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

機等十餘部。越質。鮮卑種也。其西曰叱黎。叱黎之子曰詰歸。孝武太元十

其眾二萬五千。江。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乾歸。強盛。始都苑川。既為秦所破。而降于秦。秦使鎮苑川。復

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沮渠蒙遜伐西

虎。而還。涼公暕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

暕結盟。而還。將子亮。暕。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治直

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

番禺。會工外。番禺。處昌呂翻。帥田子。林子之兄也。眾皆以為海道艱

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見賢。通。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

歸也。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見賢。通。縱以

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

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

問。問音。也。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宗

下同

作記

後秦

傳同載
記作荀

守檀道濟

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以名郡輿地志澧州石門縣

古天門郡師讀曰率下同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祇之弟也鎮

之至尋陽為荀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

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桓

世居荆楚舊恩所結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

義不相忘謂之義舊於縣西別出為沱而東復合於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寧六年省枝江為鎮入松滋縣

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

有去就之計長知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東來文武謂道規若

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眾咸憚服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雍州或謂宗之情

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守式委以

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

近在江津伺人動靜伺相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

跌蹉跌倉何翻大事去矣道規曰荀林愚懦無它奇計以吾去未

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沈持

沈吟不決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

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

道濟先進陷陳陷陳讀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荀林道規追斬之

還至涌口水經注涌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左氏傳所謂閭敖討

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

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

焚不視眾於是大安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

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荀林子巴

陵桓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水經注漢水過魏興安陽縣又東至漢城

其水南流注漢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徵

水所謂洛口也當作微陽晉地里志微陽縣屬上庸郡沈約曰魏立建始縣晉武帝改曰微陽周武王

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從之竊意微陽縣蓋因古微國而得名而史無其據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齊紀三十七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下以下
四字衍

異本
作兩
書同
鍾宋

集目錄
十一月
己酉
無庚戌

己卯

襲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西秦王乾歸攻秦昭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枹音膚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諡曰宣武。廟號烈祖。宋高祖永初元年魏改諡珪曰道武皇帝劉毅固求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喪息浪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散。宣等南擊盧循。帥讀曰率下同冠古玩翻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監音工街翻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岸之東趣七喻翻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復扶又翻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湓音蒲奔翻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彊敵在前。唯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見賢通翻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卒子恤翻眾心乃服。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輸報鄧若則羌種也句古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岸。艦戶今舟人謂之馬門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艦戶今舟人謂之馬門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崇民走則裕可徑進循失湖口之險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溫祚本巴東太守時延祖自劉敬宣黃虎之退皆屯巴東將即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杜佑曰晉大雷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即其地宋書志云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自尋陽柴桑沿流三百里入江即望江縣庚辰。盧循徐道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七
十九

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則塞悉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舳音逐裕悉出

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

弩射循軍射而亦翻因風水之執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

投火焚之。烟炎漲天烟與煙同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七趣

乃悉力。柵斷左里左里以其地在章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即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斷丁管翻丙申。裕

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眾並怪

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謂討桓玄與桓謙等戰時也。折而設翻。沈持林翻幡竿亦折。今者

復然復扶又翻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

舸走舸古我翻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降戶

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

潘愚番禺音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

之哀之曾孫也褚哀崇德太后之父。哀蒲侯翻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

與裕言。穆之權太重惡烏路翻裕益親任之。燕廣川公萬泥。上

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慕容照之死。萬泥乳陳皆有功謂當入為公輔。燕

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跋以萬泥為幽平二州牧。鎮肥如乳陳為并青二州牧。鎮白狼二人皆

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

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

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同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弘乃密

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

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弘

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為驃騎大

將軍。改封中山公驃奇寄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三十八

起重光大淵獻盡開
逢攝提格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

王興爲雍州刺史鎮安定

姚秦分嶺北五郡置雍州
刺史鎮安定雍於用翻

姜紀詔附於

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

遂傾身結納朝士

朝直遙翻

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

惡烏路翻

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鎮撫之

將即亮翻
下待將同

隴東太守郭

播請使弼出鎮

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不載立郡
之始蓋苻姚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汧源唐之隴州是也

興

不從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為索稜降西秦張本索昔

各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使

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

公隴陵如翻單音與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

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與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

昔人亮相息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將即亮翻卿自識

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姚興之折梁喜誠是矣羣臣體興之

名而無實用者也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雅翻南奔大蘇勃

勃遣平東將軍鹿奔干追斬之盡俘其眾勃勃南攻安定破尚

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眾四萬五千江翻進攻東鄉下之

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

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

以買德為軍師中郎將買德遂為秦王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

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

嶺表師讀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河南王乾歸

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僕渾降乾歸見上卷上年度堅城

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鎮之乞伏乾歸本建國號曰秦焦朗猶

據姑臧朗據姑臧見沮渠蒙遜攻拔其城沮子執朗而宥之

以其弟拏為秦州刺史鎮姑臧拏女遂伐南涼圍樂都樂音三

旬不克南涼王儁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致質音吐谷渾樹洛

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敗補南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

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復扶又翻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澆河郡故

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郡田五部邯水名蒙遜

也分流左右在寧塞郡據唐志寧塞本澆河郡唐玄宗天寶中更名今之鄯州

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

藿番音盤藿掠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宜翻又將軍屈右曰今既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二六

寄騎
翻奇

守以

尉。由

府者

爲建
爲中

代之

殷積

獄蓋公
曹掌次

言笑圍之

城雖

弱

月。四

蒼梧

郡州

度爲

度帥

人本

子。循。

鄭立少龍編

擲
二
射
之

具

開如知厚然素少以投商船月黑

通 艷 裕深加賞愛 盧循

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

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召妓妾。問曰。妓渠誰

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

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

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

東堂。庾悅爲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

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饌離戀翻。又離院翻。炙之。夜翻。子鵝爲炙尤肥。

美。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

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治直之翻。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

移鎮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

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

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符攝符下江州。追攝之也。悅忿懼。至豫章。疽

發背。卒。疽千余翻。卒子恤翻。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

于疊蘭城。句豈降乾歸。見上卷上年疊蘭城在大夏西南。疊蘭東北。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

鎮之。漢末興國氏王阿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因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奕千爲武威太

守。鎮岷嶺城。岷嶺城四年乞伏熾所築。復扶又翻。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

奚斤。居守。守式又翻。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并其黨。收斬

之。左右輔而已。跋增置前輔後輔單音蟬。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太子領大單于。始於劉漢時。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求娶跋女樂浪公主。樂浪音洛琅。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

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嬪毗實翻。樂浪公主。不

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

之。妻七細翻。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斂力瞻翻。每遣守宰。

必親引見。見賢遍翻。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河南王乾

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

八月。熾磐兵濟河。此濟金城河也。熾昌志翻。南涼王儁檀。遣太子虎臺。逆戰

於嶺南。傳奴沃翻。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沮渠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四

蒙遜帥輕騎襲西涼

帥讀曰率 騎奇寄翻

西涼公暲曰兵有不戰而敗敵

者

暲古老翻 敗補邁翻

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

事見上 卷上年

而遽來襲我我

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

歸暲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河南王乾歸攻秦路陽太守姚龍于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

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

水經注水洛亭在隴山之西漢略陽縣界 鄭戩曰水洛城西北隴山通秦州往來路

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渭河川平上沃廣數百里元豐九域志德

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戩使劉滬所築也憬居永翻 又克之徙民

三千餘戶於譚郊

譚郊在治 城西北

遣乞伏審虔帥眾二萬城譚郊

帥讀

曰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

乾歸討之不克

是歲并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鎮

彭城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

復扶

至奴葵谷利髮棄

眾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

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丙子以

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

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命平

昌公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

五代志隋 大業五年

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 洮郡有赤水縣水經注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降音戶江翻

夏四月劉道

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

元年道規 刺荊州

秋毫無犯及歸

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

市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

雍於 用翻

毅謂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

屈卿為長史南蠻

為南蠻校尉 府長史也

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

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性剛愎

愎翻

自謂建義

之功與裕相埒

埒龍輾 翻等也

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

之言可 知已

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

怏於 兩翻

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

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

事見上 卷六年 知物

異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異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異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異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去本去已

情已去。彌復憤激。復扶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朝直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郗丑之翻。郗超黨於桓溫。僧施黨於劉毅。超僅免而僧施及禍矣。從才用翻。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陽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毅為衛將軍。故稱之。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傳直戀翻。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裕雖以是言答藩。陰有以處毅者矣。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水經。河水過邯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關細。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

河之北。為緣河濟渡之地。累力追翻。魏收曰。白土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平郡。余謂後魏新平之白土。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五代志。邠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白土。當在唐鄯州界。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公府。國仁之子也。以并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夏戶雅平。不得立。故行弒逆。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乞伏都譚郊。自謂為京師。故置鎮京將軍以鎮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驍堅。堯翻。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喪息。郎翻。吾不能恤。又恃眾力而伐之。匹夫猶且耻為。況萬乘乎。乘繩。證翻。勃勃乃止。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奚斤封山陽侯。拓跋屈封元城侯。庚寅。嗣至濡源。濡乃官翻。巡西北諸部落。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

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

人。公府奔嶮岷南山。嶮音康。岷音郎。追獲之。并其四子。輶之於譚郊。輶音

宜。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熾磐乾。歸長子。大赦。改元永康。

葬乾歸于枹罕。枹音膚。諡曰武元。廟號高祖。皇后王氏崩。庚

戌。魏主嗣。還平城。出巡而還也。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

翟勅為相國。勅渠京翻。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

令僕尚書六卿侍中等官。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劉毅

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

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

藩。以自副。從才用。下同。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朝直。已卯。裕

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初混

與劉毅。欸昵。昵尼。質翻。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澹徒。漸與之疎。謂弟璞。

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澹。安之孫也。庚辰。詔。

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

軍事。荊州刺史。雍於。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

京口。北徐州刺史治彭城。使道憐鎮京口。以為建康北藩之重。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

府事。監工。銜翻。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

給資力。以防之。是時裕已有殺長民之心矣。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

惡。請給百舸。為前驅。帥讀曰率。舸古我翻。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

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驤思將翻。蒯苦。怪翻。將即亮翻。裕戒之曰。若賊

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艦戶。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

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上時掌翻。下。步上番上同。冬十月己未。鎮惡

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

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語牛倨翻。下同。

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鼓嚴。播。又分遣人。燒江

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告語在前。有問者。但云劉兗

軍士也。

本字下藏未紀國及字下異本
末紀有射僕同本秋六記元

同穆作帝末
之威紀書
傳劉武

長也卒士人御書部御居宋字番
嚴嚴之注作覽同引覽作惡書上
御作傳次云乙二晉兵在傳王二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要將者所親之。將掌兵要者。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

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惔曰。植彭排。釋名曰。彭排軍器也。

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

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僚佐省府公。謂之參承。出聞兵至。

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言為人吏。逃將安之。馳還入

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

城自食時至中晡。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末為下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

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

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

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

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將即亮。亮即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閭。拒

戰。鎮惡慮閭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

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帥讀曰率。開北門突出。毛修之謂

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

江陵城北。初桓蔚之敗也。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蔚紆勿。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

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

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史記商君得罪於秦。亡至關下投舍。舍

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

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

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

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累力。瑞翻。每

見毅藩導從到門。趣詬之。從才用翻。詬許候。翻。又古侯翻。罵也。毅甚敬畏。未至宅數

百步。悉屏儀衛。屏必。鄧翻。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

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散悉。豈翻。駱奇寄翻。固辭不至。仇池公楊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晉書
姚伯作
楊伯載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盛。叛秦。義熙元年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

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鷲音秦州刺史

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與自雍赴之。

汧苦堅翻與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將即亮翻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

嵩曰。先帝神畧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

姚嵩再攻仇池當攷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執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

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

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帥讀

日率下同與斬伯壽而還。與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

以擊夏。秦雍州統嶺北五郡。治安定見賢通翻行數日。與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

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既多。遇敵必敗。行已

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

絕亢而死亢與吭同秦立昭儀齊氏為后。沮渠蒙遜遷于姑

臧。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修之。雖為劉

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

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讐。倍其惠澤。

貫叙門次。魏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為用人之次第貫叙者以次叙之若穿錢貫然也顯擢才能。如此而已。

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調徒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荆人悅之。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

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漢薛公之言破皮義

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屏必野悠悠之言。皆云太尉

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

若一豪不盡。稚直利翻。豪古毫字通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

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說輸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

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

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長民琅邪陽都人。僑居丹徒因遣

宋書何承天字云何

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

遺于季翻。劉毅小字盤龍。

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

熙以來。忝三州七郡。

敬宣自北還。拜晉陵太守。遷江州。鎮尋陽。兼領郡事。徵拜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

內史。又遷青州刺史。尋改冀州。

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敬宣字萬壽。故裕謂之曰阿壽。

劉穆之

憂長民為變。屏人間。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

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

判決也。

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

入石頭。甚脫爾。

謂破盧循還時也。脫爾謂輕脫而還。不為嚴備也。

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

君不聞此言。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

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

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

育矣。

盼匹見翻。少詩。乃聽先還。

沮渠蒙遜。即河西王位。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

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

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

故事

呂光附三河王。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所

類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

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

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

帥讀曰率。

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

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

事見一百十四年。

卷四

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

也。

庚仲雍曰。巴郡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

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

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

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以毛璩之家為蜀人所滅故也。

分荊州十郡。置湘州。

成帝咸和三年。省湘

宋書何承天字云何

州入荊州。今復置。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

而還。秦所築長城也。

九年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太尉裕自江

陵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重直。用翻。前刻至日。

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

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劉穆之何承天所慮者。裕已了了於臂中矣。三月丙寅朔

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於幔中。昨阮。古翻。引長民却

人閒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昨自幔後出。於

座拉殺之。幔莫半翻。拉盧合翻。興尸付廷尉。取其弟黎民。黎民素饒勇。堅驍。

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

之。從才。用翻。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修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太尉裕上表

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庚戌。制見。

一百一卷哀。帝興二年。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頽弛。請申

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徐兗青。宛三。

州都督奉治晉陵。故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戊寅。加俗豫州刺史。裕

固讓太傅州牧。辭去年冬。所加也。林邑范胡達寇九真。杜慧度擊斬

之。河南王熾磐遣鎮東將軍曇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

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關。曇徒含翻。將即亮翻。大破之。虜

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

餘戶據白阮。不服。迦居。牙翻。曇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

稜以隴西降熾磐。七年。秦令索稜守隴西。以招。撫乞伏。索昔各翻。降戶江翻。熾磐以稜為太傅。

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此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

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注。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奢延縣西南赤。

沙阜。東北流。逕奢延縣。故城南。赫連於是水之南。築統萬城。奢延水又東流。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統萬城唐為夏州。定難節度使治所。夏戶雅。

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

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

本卷一親官耳川氏本關一載寫下石異
成本卷一親官耳川氏本關一載寫下石異
作載百注及注白蓋同本配西文川本
城記毛八見顯休關石胡此空同泰聯與白

段宜慢
在上音

北史紀本
宋書作
大肥及
同車肥
魏此取
高北史
及車北
傳史紀

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射而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載記曰。漢高祖以宗女妻單于昌。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昌姓劉氏。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勃劫父衛辰。本鐵弗氏。故改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奚斤。鄭兵北史作都兵。鴻飛將軍尉古真。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大肥。柔然人也。鴻飛將軍。拓跋氏所創置。將即亮。柔然姓郁久闐氏。今日閭從省便也。跋那山。蓋在廣甯郡之塞外。河南王纒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冠古玩翻。別統。猶別帥也。別統部落者也。句古侯翻。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南涼王儁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敗補。因進圍樂

北本
宋書作
大肥及
同車肥
魏此取
高北史
及車北
傳史紀

北本
宋書作
大肥及
同車肥
魏此取
高北史
及車北
傳史紀

都。樂音洛下。長樂同。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江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儁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復扶又翻。質音致。蒙遜西如茗藿。茗徒。藿翻。漢有界和羌居鮮水海。俘二千餘落。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閭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母車氏卒。車尺。遮翻。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唐單于都護府。領金河一縣。秦漢之雲中也。新書云。金河。本後魏道武所都。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眾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按乙亥至丙子。幾四十日。五月無乙卯。明矣。恐是己卯。六月。嗣如五原。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從中水。取廣漢。水經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與綿水合。又與前水合。亦謂之郫江。又逕犍為牛鞞水。老弱。又東逕資中縣。謂之縣水。縣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縣水。口曰中水。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艦戶。翻。音浮下同。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將即亮。翻。涪音浮下同。以備內水。齡石至平。

傳同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傳從此

案道福
一人謂
集福謂
道福謂
帥將謂
也注誤

燕從傳
巴漢傳
廣漢傳
朱從傳
西民傳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譙詵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思。兇許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良將謂譙道福將即亮翻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帥讀曰率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輶。孟康曰。輶音脾。師古曰。音

必謂譙牛輶。輶自漢以來。屬犍為郡。何承天曰。晉書。帝度蜀。蜀郡。今簡州。西岸有古牛輶。戎城。譙小苟。塞打鼻。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淪於此。或見其鼻。故名。塞悉則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車。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中竹仲翻縱乃去。自縊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獠魯皓翻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據蜀。九年而滅。瑾渠客翻。齡石徙馬耽於越嵩。嵩音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謂齡石多取庫物殺耽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廿三

齡石從作

來字官

西記有案二已八案二有記西
統上載別支統上載別支統上載別支

案目錄
辛酉朔
魏書本
同此

滅口。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使

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監古賜爵豐城縣侯。

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寧。河西胡

曹龍等擁部眾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降

江翻單。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二漢志定襄河南王熾

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八

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丁

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

牧固辭。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達於渴渾川。大破之。

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達帥其餘眾降于熾磐。掘其月翻帥

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水經注曰吐京即漢西河土軍縣夷夏

樓縣地。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

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于夏。勤戰死。會工外翻

嗣以屈亡二將。亮翻。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并州刺史。屈到

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徵還。斬之。魏主嗣之入立也屈

之而驕。積其惡而誅之。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使疏秦王

與許之。是歲。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敦煌徒門翻苻宣乃還

仇池。苻宣入漢中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

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愠色。愠於待之彌厚。

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讐姜顯。懼者不少。少詩但

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鞠羨之安東萊亦若是而已

此道也。

十年。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辛巳。魏主嗣如繁峙。音時

止。二月戊戌。還平城。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庚戌。魏主

嗣如豺山宮。魏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

其守兵。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匹婁氏後改為司馬休之在江陵。頗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十四

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文思休之之長子也。譙王尙之死於桓玄之難。帝反正。以文思嗣國。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好呼到翻。惡鳥路翻。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捶止。樂翻。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爲後裕伐休之張本。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夏五月辛酉。魏主嗣還平城。秦後將軍歛成討叛羌。爲羌所敗。敗補。邁翻。懼罪。出奔夏。秦王興有疾。妖賊李弘與氏仇常反於貳城。妖於。驕翻。興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弘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惡鳥路翻。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下同。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

任音壬、間古莧翻、父子君臣、皆人之大倫

故云然。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

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

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彌。

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去羌呂翻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

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

勸興立弼爲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

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鎮者。使疏於是姚

懿治兵於蒲阪。鎮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洛陽。

平西將軍。治兵於雍。諶氏壬翻、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

疾瘳瘳且留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

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與不得已。免弼尙書。

令使_下以將軍公還第_{封黃平公}。懿等各罷兵。懿洸諶與姚宣皆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下同

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

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

當寘之刑辟。

辟叱亦翻

奈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宜

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

處昌呂翻下同

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

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

寡妻。

詩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

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

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爲口實。

孔安國曰。口實謂常不去口。

將何

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

史言姚興不聽臣子之言。養成泓弼爭國

之。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

契欺訖翻。汗何干翻。北史曰。乙弗國有契汗一部。風俗亦同。杜佑曰。乙弗敵後

魏聞焉。在吐谷渾北。衆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汗一部。風俗亦同。南涼王儁

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邯川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

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

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儁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

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

樂都。

少詩沼翻。易以鼓翻。樂音洛。下同。

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

弗。

帥讀曰率。騎奇奇翻。

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河南王熾磐聞之。欲

襲樂都。羣臣咸以爲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儁檀不顧近患。而

貪遠利。

近患謂蒙遜熾磐。遠利謂乙弗。

我今伐之。絕其西路。

樂都之西路。此儁檀自乙弗還樂都路也。

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

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

之。南涼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

不若聚國人守內城。

國人謂鮮卑。秃髮之種落。

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

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

夷人謂華。人爲晉人。

臺疑晉人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

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

西秦及南涼下夕作
而秦字有健記

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
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
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僭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
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樂都捷虔謙屯皆乞伏種禿髮赴單為西平太守
鎮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
守鎮浩亶浩亶音浩門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枹音
赴單烏孤之子也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
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言日生於東猶馮跋興於遼碣也其族黨在長樂者傾首而東望之碣其謁謝以日為
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復扶匡
曰章武臨海跋之先長樂信都人而章武郡則晉分漢勃海郡所置也自信都至章武可以浮海至遼西舟楫可通出
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臨渝縣漢屬遼西郡師古曰渝音喻水經曰碣石在縣南跋許之以匡為
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從才自
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漢高帝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樂音

洛師讀

契丹庫莫奚皆降于燕

契丹訛翻又音

跋署其大人為歸

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

句如字又音

跋召之以為左僕射

封常山公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斛律兄子

步鹿真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

以媵

證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遠適

它國樹黎恐與步鹿真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

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伺相立步鹿真為可汗而相之相息亮

初社輪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十二卷元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鄉導

以併諸部鄉讀社輪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輪之子社

拔共至叱洛侯家淫其少妻妻告步鹿真曰叱洛侯欲奉大檀

為主大檀者社輪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鎮西境素得衆心

步鹿真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

逆擊破之執步鹿真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

魏書卷一百一十六
此檀從作北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少妻開傳
檀從作北

可汗

魏收曰魏言制勝也

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

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

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

少詩

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

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

騎奇

單音暉。帥讀

陵。憚遠役。至黑山。

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即殺胡山也。

殺斛律而還。大

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

使疏

六月。泰山太守劉

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

於魏。

晉慈由翻。降戶江翻。

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宮。丁亥。還平城。樂都

之潰也。南凉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凉王儁。儁謂

其衆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

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

契欺訖翻。汗音寒。

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儁遣

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

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

散悉賣翻。奇寄翻。

儁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

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二卷。隆安五年。熾磐父子歸利鹿孤。見

一百一十一卷。四年。質之日翻。

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

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

樊尼蓋烏孤之子也。長知

兩

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

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

紇勃

吾年老矣。所適不

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儁檀謂利鹿曰。

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

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

國。

為子。僞翻。離力。智翻。

儁檀歎曰。知人固未易。

易以

大臣

親戚。皆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儁檀諸

城。皆降於熾磐。

降戶

獨尉賢政。屯浩亶。

浩亶音

固守不下。

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晉紀三十八

十七

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屏必雖知樂都已陷。妻

子爲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主上謂未敢

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

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爲儲副。不能

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墮讀賢政義士。豈效汝

乎。聞僂檀至左南。乃降。闕。志曰。左南城在金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是縣蓋亦張氏所

也。熾磐聞僂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使。秋七月。熾

磐以僂檀爲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驃。奇。妙。翻。南涼文武。依

才銓叙。歲餘。熾磐使人鳩僂檀。左右請解之。僂檀曰。吾病。豈宜

療邪。遂死。諡曰景王。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僂檀。三世十九年而滅。虎臺亦爲熾磐所殺。僂

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

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爲酒泉公。賀

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

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爲源氏昌大。於魏張本。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

陋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悅力延。使於柔然。疏。使

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

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

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

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數所角

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降戶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蟣

蟲流溢。跋遺之衣冠。遺于什門皆不受。魏主嗣以博士王諒

爲平南參軍。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真書。與太尉裕相

聞。太真。古真之弟也。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河南

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熾磐嗣位。自稱河南王。今并南涼。復稱秦王。燕王跋。與夏連和。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如燕泣盟。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好。兩

盟。盟。左傳。陳五父如鄭。泣。盟。是也。杜預曰。泣。臨也。

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行

什門字云

而上有記

異本
下考
同字
綱目

王校閱守宰資財守式又翻非家所齎悉簿為贓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為后妃傳檀之女也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

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人討之不

克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古者大臣卒君三臨其喪比必寐翻及也是歲司馬國璠兄弟聚眾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州界渡淮璠字

袁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上時掌翻聽讀作應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射而亦翻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

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國璠之擾淮至是十年矣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偽翻嗣因問浩天

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瓚為太子瓚古回翻封子延為陽平公昌

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賜紫

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晉紀三十九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三年安皇帝壬

義熙十一年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至自伐柔然也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竝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

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工監

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將山至此半道因以為名王安石詩遙望鍾山岑因知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

治城路陸游曰今天 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
歸建康 又翻 裕邵之兄也 張邵見一百 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
不為太尉裕所容 用翻 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
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
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 周禮王畿千里之外曰
畿蠻蠻夷蠻蠻蠻蠻謂之蠻者責以共王稅貢 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踣
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休之為平西 欽
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
往以微事見効猶自表遜位 事見上卷上年刻 况以大過而當嘿
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 謂推
腹中也 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左傳晉大夫 劉裕
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 况居 來示
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 復扶又翻處 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

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 又土覽翻 劉藩死於閭闔之門
諸葛斃於左右之手 劉藩事見上卷八 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
謂劉毅也事見上 遂使席上靡欵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
為得算良可耻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 將即亮翻朝
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
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都僧施之徒明矣 都僧施事見上卷 假令
天長喪亂九流渾濁 太史談序九流班固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
神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
家者流蓋出于義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從橫家者流蓋出于
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皆六經之支與
流裔有益於治道而不能無弊使其渾濁則無所取衷矣長知兩翻喪息浪翻 當與
臧洪遊於地下 臧洪事見六十一卷 不復多言 又翻 裕視書歎息
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
字曰顯宗 衡翻 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瑯邪太守劉朗

有劉上
二彭城
宋書
恩傳
從徐
之傳

廟字
衍疑

宋書
胡
作傳
少

一翻
下本
字同
下亮
有同
守間
字將

帥二千餘家降魏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

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

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

夏戶雅翻立橋

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

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

夏口

水經江水過江陵城南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過公安縣北又東左合子夏口註云江水左迤北出通于夏水故曰子夏也蒯苦怪翻

達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

兵不動

蒯苦怪翻

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

裕軍於馬頭

據水經註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成

聞達之死怒甚三月壬午

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

峭七笑翻陳讀

陣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

被皮義翻

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

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

晦不可無公

此語所謂晦願

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

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

錄收也

藩顧曰正欲擊

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

劣少也上時掌翻

隨之

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

當胡藩之初登也精騎數十可以制

之休之之兵不動故得以直前力戰又人心素懾服裕故藩既進而不能當也

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

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閔中侯下邳趙倫之

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有羣盜數百夜襲治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秦廣平公

諡

姚宣於秦王興

去年宣入朝力言病罪彌衡而諡之

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

不能輔導將誅之不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

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鎮秦州

下邳稼翻將即亮翻

尹昭曰廣平公與

皇太子不平今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

亂大謀

論語載孔子之言

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夏王勃勃攻秦杏城

拔之執守將姚達阮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及輔國將軍斂曼寇向新平興還長安河西王蒙遜攻西秦

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難尼寅邀蒙遜於浩靈

蒙遜擊斬之浩靈音告門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

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河與金城河合勒姐嶺蓋勒姐河蒙遜擊禽之河

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于單音蟬改元建平

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寇魏河內夏四月魏主嗣命

公孫表等五將討之將即亮翻下同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

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

閻道秀道賜與道秀俱為敬宣僚屬故曰同府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

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屏必翻左右悉出戶猛子遂

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

之己卯魏主嗣北巡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元基蓋從熾磐入秦以嗣因留長安熾磐以為尚書左僕射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

甯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

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

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此又一司馬道賜也新蔡王晃以武陵王晞事廢後以道賜襲爵梁州

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

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不敢窮兵追之懼出境而遇伏也初休之等

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

袁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與

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

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讖楚翻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

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紂囚文王於羑里既而釋之復扶又翻卒子恤翻高祖不鑒鴻門見九卷漢高祖元年苟天命所在誰能違

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史言姚興知命詔加太尉裕

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朝直遙翻以亮青二

復字晉

異本道
上宋書
字方明
傳同

晉書

晉書北
涼書北
涼書北

晉書西
秦書西
秦書西

魏書
魏書
魏書

宋書
宋書
宋書

宋書
宋書
宋書

州刺史劉道憐。為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

軍。荆州刺史。雍於用驃騎匹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

於方明。方明。冲之子也。謝冲奕之從子。方明裕之從祖弟也。益州刺史朱齡石。遣

使詣河西王蒙遜。使疏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

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湟

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夏戶西秦王熾磐。率眾三萬。襲湟河。

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沮子余翻。隗五熾

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丑

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

諫曰。仁。臨難不畏死。散悉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

囚之。熾磐以左衛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

千餘戶。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嶺北

也。凉州刺史。以凉州刺史謙屯。為鎮軍大將軍。河州牧。隗仁

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史書武威段暉。以別南燕熾磐免之。使

還姑臧。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寧。涿鹿縣。漢秋七月癸未。

晉分屬廣甯郡。魏土地記。下洛縣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

百三十里。有大甯城。即漢廣甯縣也。蓋在唐僞州界。濡乃官翻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五

劉綱目
陸本目
同錄及
目錄本
亦皆作
廣漢本

屈下解

異本食

異本及
目錄本
本坊監
晉書後
秦紀本
紀事本
末皆本
興本同
作訓

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漢之地。漢廣

據北史崔浩傳。作廣漢。當從之。漢大也。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

謂平城也。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見賢恐

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

都守兵既少。少詩沼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

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險。自恒山至代。有飛狐之口。倒馬之關。夏屋廣昌五廻之險。難以赴救。

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

林薄之間。騎奇寄。翻濩胡故。郭璞曰。布濩猶布。薄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

塵囁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懾之涉翻。來春草生。渾酪將

出。渾酪。勇翻。又多貢。翻乳汁也。酪歷各翻。乳漿也。西漢太僕屬官。有桐馬。應劭曰。主

盛馬乳。桐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兒。受數斗

名馬略爲馬酒。師古曰。桐音徒孔翻。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

曰。今倉廩空竭。既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

簡饑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復扶。但方今

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

東三州。就食。拓跋氏起于漠北。統國三十六。姓九十九。道武既并中原。徙其豪傑

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衆鎮魯口。以安集之。魏初四方四維。置八

左右前後。後又置八部。尚書魏書官氏志。拓跋鄰以次兄爲嗣躬耕籍田。且命

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

平涼太守姚軍都。將即亮翻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劉

地理志。鳳翔府岐山縣。唐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禽之。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

曰。臣不肖。不能緝諸兄弟。緝當作輯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

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

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崑五

治直泓流涕固請。乃并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津分流夾之

張淵觀象賦。註曰。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

魏書
浩傳
此北

有為字
宜在
前

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人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

行其禍罰。法謂推占之常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

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

其物。浩蓋據春秋左氏外傳也。外傳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

五。今其肯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

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傳直戀翻

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晉書天文志

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今姚

在午。周之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云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

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眾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

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唐新

書天文志曰。去而復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句讀曰。鉤。鉤己。謂環繞而行如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徒歌謂國人不。安。間

一歲而秦亡。眾乃服浩之精妙。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

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於魏。散騎。蓋翻。騎。魏主嗣。以后禮

納之。鑄金人。不成。魏立嗣。立后。皆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辛

酉。魏主嗣。如沮洳城。沮洳。將豫。翻。洳。昌。庶。翻。沮。洳。漸。濕。之地。北方地高燥。此城蓋以下濕而得。名癸亥。還平

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復扶庚子。還。西秦王熾磐。遣

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水經註

出南安郡。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曇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鎮

赤水。徒含翻。將即亮。翻。姐。子也。翻。又音紫。降。戶江翻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

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謂殺慕容熙時也。事求開府。不得。

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

快快不悅。跋酖殺之。快於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

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萬泥乳。陳既死。孫護兄弟及林邑寇交

州。州將擊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加太尉

裕。兖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二十二州。徐南徐。豫南

豫。兖。南。兖。青。冀。幽。并。司

錢大昕
案是時

無南豫
無北揚
當以州
北冀北
其數二
十時又
北徐州
無徐州
也皆注
誤所徐

鄧荆江湘雍梁益
寧交廣南秦也
以世子義符爲豫州刺史
秦王興使魯宗之

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卒子恤
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趙

倫之擊敗之
雍於用翻
敗補邁翻
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洮

川
洮土刀翻
漢其良翻
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

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
曇徒含翻
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

磐結和親
自熾磐滅禿髮氏與蒙遜爲
鄰敵歲歲交兵今乃結和
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

國
華戶化翻
監工銜翻
入居西宮
太子居東宮西
宮秦王所居也
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郎

尹冲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官臣諫曰
凡東宮官屬
皆曰宮臣

主上病篤姦臣在側
姦臣謂
尹冲等
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

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

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冲曰太子

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衛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

集
乘繩證翻
將即亮翻
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

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

吾屬前罪亦盡雪矣
杖仗同
冲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

亂不用沙彌之言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

衛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
紹興之
弟也
遣殿中上將軍斂

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
晉置殿中將軍姚秦復有殿
中上將軍使統殿中諸主帥
興疾轉

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
長知兩翻
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

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冲帥甲士攻端門
愔
於

今翻帥
讀曰率
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

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

官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

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

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犇雍
雍於用翻
尹冲及

弟泓來犇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

一本無
三校同
乘繩證
四字

藏記名
作身

十六國春秋五十一卷

載記卷之五

二作三

四陽下

遺詔輔政。明日興卒。年五十一。考異曰。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姚泓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書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凡弘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誤也。泓祕不發喪。

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即皇帝位。泓字元子。與之長子也。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隆超兄弟也。皆黨於齊公。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為後姚恢舉兵張本。泓葬與于偶陵。謚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初

興從李閏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党容叛。孫恂曰。党本去聲。今為羌豪。酋慈由翻下同。党底朗翻。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降戶

徙其酋豪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趙氏塢。孝武太元九年。秦王堅擊後秦所屯之地。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鎮李閏。參軍韋

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難乃殿下不可不為深慮。邢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

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帥讀諸羌據李閏。

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二月。加太尉。

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詩曰。元戎十乘。

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曇徒含翻。枹音膚。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

州刺史。晉初置雍州於長安。永嘉之亂。沒于劉石。苻秦之亂。雍州流民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今裕欲取長安。故領北雍州刺史。以別襄陽之

用。翻下同。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并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弘蓋匈奴右賢王曹轂子。寅攻立義

將軍姚成都於匈奴堡。此匈奴種落。相率保聚之地。因以為名。征東將軍姚懿自蒲坂討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秦雍州治安定。氏

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將即亮翻。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

晉書
載平
秦作
十六
春秋
同此

帥讀曰率。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水經註。籍水歷當亭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東北

入籍水。籍水東。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

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陰密。古密人之國。詩所謂密人不恭。敢拒大邦者也。自漢以來。為縣屬安

亮。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

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勃勃使

鎮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秦鎮西將軍姚詵

于雍城。詵委鎮。韓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將鮮即亮翻。詵氏壬翻。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

眉。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還

趨安定。趨七。喻翻。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

定降秦。復扶又。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

還。還從宜翻。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斂

曼鬼擊却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晉書載記。作泄陽。當

郡唐為京兆雲。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却之。涼司馬索承明上

書勸涼公嵩伐河西王蒙遜。索昔各翻。嵩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

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

為子。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

異。朝直。遙翻。承明慙懼而退。秋七月。魏主嗣大獵于牛川。臨殷繁

水而還。北史曰。登釜山。臨殷繁水。括地志曰。釜山在煇州懷戎縣北三里。戊戌。至平城。八月丙午。

大赦。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珀出哀牢夷。廣雅曰。琥珀生地中。其土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

斛。削去皮尖。琥珀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裕以

琥珀治金創。治直之翻。創初良翻。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裕以

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

軍中軍二府軍司。監軍謂義符。監太尉。留府軍也。監工銜翻。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

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衛殿省。

徐州刺史劉懷慎守衛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

任留州事任楊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

州留後事也懷慎懷敬之弟也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

斷如流事無擁滯朝直遙翻斷丁亂翻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

階滿室盈階滿室謂諮稟之文書也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

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瞻時飽翻喜許記翻言談賞笑彌日無倦

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

饌未嘗獨餐饌離離翻又離離翻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多闕自

叨忝以來叨土刀翻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

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邵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

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脆此芮翻避戶誰可代之尊業如此尊業言裕已成之功

業也尊者尊稱之也苟有不諱處分云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

自淮淝向許洛驤思將翻冠古玩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

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趨七建武

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汴水首受

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潁潁渠是也潁音浪潁音宕昔大禹塞塗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者也漢修河隄始立石門以遏水水盛則通于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

河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與河合酈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義熙十三年劉武

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遵考裕之族

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

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復扶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

廣陵輒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涂讀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

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謂爲

諸軍之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大府謂太尉留府其實指建康也不如逆遣慰

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勞力到翻穆之乃止初魏主嗣使公孫

表討白亞栗斯事見上年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

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爲率善王表

弟也劉穆之謂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

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

水經注之字

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敗。

將即亮翻士卒死傷甚衆。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

衆繁多。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

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

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

耳。處昌呂翻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

矣。攝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魏所畏服。

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

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

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

徐州。以玄謨為徐州從事史。漢制。諸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其後。宋文帝用玄謨。以喪師至孝武之初。義宣賊質之變。卒賴以寧。則裕之用。人猶有漢高祖諸葛孔明之識。

唐太宗託徐世勣喜薛初王廞之敗也。事見一百九卷隆沙門曇永。匿

其幼子華。曇徒使提衣襪。自隨。被而防玉。翻。帕也。以裹衣物。魏舒襪。被而出。韓文襪。被入直。皆此義也。津邏

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極之數十。極。止。榮翻。由是得

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游。不仕十餘年。

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廩喪。使華制。服。服闋。辟為徐州主簿。

裕王華亦留以遺。文帝。闕苦穴翻。王鎮惡。檀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

漆丘降鎮惡。漆丘。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為蒙漆園吏。後人因以漆丘名城。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下同。徐州刺史姚

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歛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

新蔡縣。漢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曰新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

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

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板為參軍。林子與神

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

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

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

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為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為

為重鎮。徙民以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

實之謂之鎮戶

以上補其字

異本傳同

案九月戊午無

南史王華傳永

將若之何夏戶雅翻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

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謂鎮兵常與勃勃血戰有父兄子弟之仇理應守

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于

郿郿音媚又音眉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

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姓譜曰懿以諡爲氏謂殺

乃旦呂超也難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

死地內則不豫朝權朝直遙翻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

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

乎累力瑞翻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

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

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帥讀日率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

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于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將即亮

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既破劉虎因遣建等

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

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

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

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好呼到翻何必揚旗鳴

鼓以耀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

都而羌據之晉欲修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

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爲晉患義熙元年桓謙

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使將兵擾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衆擾邊璠字袁翻今晉將伐之欲假道于

魏非敢爲不利也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

備侵軼將即亮翻磾丁奚翻軼直結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

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稍將軍

稍色角翻通俗文矛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宮初燕將庫

儔官斌降魏旣而復叛歸燕將即亮翻儔奴沃翻斌音彬魏主嗣遣

好持二字衍

與本圖作致載記同

水經
南有東
下字

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水經濡水從塞外來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驍

堅竟翻騎奇寄翻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可地延氏孝文時改為延氏濡乃官翻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儻官

昌征北將軍庫儻官提皆斬之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

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洸姑黃翻遣使求救于

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使疏吏翻帥讀曰率武衛

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

津陝縣在大河之南攻之水經則陝縣故城在大河之北二城之間謂之陝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茅津即陝津也姚秦并冀二州治蒲阪陝式冉

翻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

眾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

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不戰而坐

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

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

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

趙字疑

塢水經注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緱氏縣東北廣武將軍

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

其與泓為三帝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

臯虎牢皆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韓還

自洛城東至偃師四十五里偃師西山有漢廣野君鄼食其廟廟東有二石關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

于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驤思將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呼火故翻玄司馬

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創初良翻君宜速去鑒曰將

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犇道濟甲子道濟進逼

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

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翻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

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眾夏戶雅翻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

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

衛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王略國恢之其孫也五陵宣帝陵在河陰曰高原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太尉

案目錄
已十月
丑朔無

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戊洛

陽冠古

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

上邦

丁度曰幡豕山在古上邦縣西有神馬山

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

太尉

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

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輔劉裕豈惟才智不及荀彧而識又不及焉

弘珣之子

也王珣始見重於桓溫後為孝武所親任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

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

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

雍於

裕辭不受

西秦王熾磐遣使

詣太尉裕

使疏吏翻下同

求擊秦以自効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

說輸

誅東平公紹廢秦

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

河北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在蒲阪東時

夷夏之民錯居之懿至陝津因散穀以賜焉夏戶雅翻

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曰

左常侍侍郎皆懿國官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

侵四州傾沒

秦徐州鎮項城兗州鎮倉垣豫州鎮洛陽荊州鎮上洛時悉為晉所取

西虜擾邊秦涼覆敗

謂赫連勃勃克上邦沮渠蒙遜入姑臧

朝廷之危有如累卵殺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

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答殺之泓聞之召東平公紹

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

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

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

帥讀曰率見賢遍翻

若不受詔

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

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立屯陝津

冠古玩翻璠字克翻虵以者翻又如子

武衛將軍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

穀以給鎮人

匈奴堡在平陽鎮人懿鎮蒲阪所領之衆也

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

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

誘音西

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

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

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

姚弋仲廟號始祖長廟號太祖

興廟號高祖所謂三祖也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蒲阪臨河故曰河上於是

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調徒懿亦發諸城兵莫

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

鎮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是歲魏衛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

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附焉嗣之立也叔孫俊有

功事見一百一十五卷四年丁零翟猛雀驅掠吏氏入白澗山為亂白澗山當在漢河東濩澤

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長知兩道生

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

別并擊之樂音洛別彼列翻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

拒官軍未易猝平也易以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

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使疏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

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

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